

## 石榴花开

蔡月萍(太白湖新区)

若是院中只选一种树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石榴树。一来是儿时记忆使然,旧时老家院里,最常见的便是枣树与石榴树;二来亦是本心偏爱。想来这两种树皆易养护,寓意又佳,枣取早生贵子,石榴喻多子多福,时至今日,老家院落里依旧留着这两株老树。

枣树的枝条柔软密集,叶子细碎小巧,在树下乘凉,既凉快又透光。枣叶色泽偏浅,并非浓郁深绿,头顶一树枣荫,院落丝毫不见压抑,只余下轻盈舒展的惬意。一株枣树便能硕果累累,坠弯枝头。枣子丰收后,不像寻常鲜果,反倒如同粮食一般晒干贮存,久放不坏,味美又滋养。枣木质地坚实,亦是打造家具的上等木料。

石榴树则是院里天然的景致树。叶片清雅秀气,枝条斜逸舒展,宛若一件大型插花摆件,折枝入土便能生根成活。在我眼中,石榴叶与桃叶最是秀气,单单观叶,便是一桩赏心乐事。春日百花争先吐蕊,石榴却从不急躁,不与群芳争春,不抢一时风头,静静等候枝叶舒展。待到满园春色落尽,它才在层层绿叶间慢慢孕育花苞,衬着满树浓绿缓缓盛放。石榴花并无馥郁浓香,可绿叶衬红花的景致,一眼便教人难忘。提起红绿相配,我最先想到的便是石榴,万绿丛中点点殷红,堪称绝配。红花衬得碧叶愈浓,碧叶亦衬得红花愈艳。从前总以为石榴花是正红色,细看才知,这份红比大红温润柔和,耐看至极。世人偏爱这般艳色,“石榴裙”也由此成为佳人的代称。

石榴花瓣厚实坚韧,不同于许多娇弱不经风雨的花木,风中榴花明艳挺立,雨中榴花带露嫣然。榴花热烈似火,倘若逢雪绽放,风姿未必输于寒梅。

它的花期绵长,花的谢幕,不似牡丹一夜凋零,不似樱花漫天纷飞,亦不似荷瓣决然飘落,反倒如同生命缓缓老去,花色慢慢淡褪,安静淡然,悄无声息。

石榴花是初夏的象征。待到初夏绿荫繁茂,榴花便如火般盛放,恰应了诗句“只待绿荫芳树合,蕊珠如火一时开”。庭前绿叶红榴的美景由来已久,曹植有云:“石榴植前庭,绿叶摇缥青。丹华灼烈烈,璀璨有光荣。”李白寄寓济宁二十三载,居于此地时也曾提笔:“鲁女东窗下,海榴世所稀。珊瑚映绿水,未足比光辉。”纵然红珊瑚倒映碧波,也难及榴花半分光彩。

待到果实成熟,石榴也颇有耐心,不会如瓜果般熟落离枝,静静挂在枝头等候采摘。待果实咧咧嘴开裂,内里籽粒汁水饱满,甜意更浓。我偏爱连籽细嚼,听说常食可润肠、促消化。中秋佳节,月饼配石榴,团圆美满,暗含多子多福的美好期许。从春日抽枝到秋日挂果,石榴树能装点庭院大半年光景。

又至盛夏,石榴花再度盛放。我们小区门口便是一条石榴花长街,不妨前来赏玩。

## 麦后

张庆余(嘉祥)

紧张的夏收结束,之后的数十天,农家惯称“麦后”。

麦后一到,庄户人总算能松口气。老话讲:“割罢麦,娘看妮;打罢场,妮看娘。”麦收时节人人忙得脚不沾地,母女彼此惦念对方操劳辛苦,唯有这段空闲,才能登门相聚叙话。

在我四十多年前的记忆里,每逢刚收完麦子,家家户户细粮都比平日里充裕不少。时常有小贩进村吆喝:“小麦换油条、麻花嘞!”“麦子换西瓜喽!”孩童听见声响,立马跑回家央求长辈换些吃食。家长们也比平日大方,从粮缸舀出一瓢麦子,打发孩子前去兑换。

麦后,生产队里的牛、驴、骡、马也能休一段“长假”。耕地耙地、拉运粮草的农活暂且告一段落,田里青苗铺得满地,长势正旺,距离秋收还有数月。牲畜大多安安静静卧在牲口棚,或是在树荫下闭目休憩。相较之下,驴子清闲不得,时常被牵进磨房,蒙上名叫“按眼”的遮眼布,一圈圈拉磨。若是要脾气偷懒,或是探头偷吃磨盘上散落的粮粒,被筛面人瞧见,轻则高声呵斥,重则挨上一鞭。

有些心思活络的生产队长,想着给集体多添些收入,麦后便收拾好马车,安排车夫赶着骡马外出跑运输,待到秋后农活繁忙,再转回田间劳作。

麦后不久,高温天气到来。村前的河道,白天是孩子们的天然浴场,一众孩童在水里嬉戏打闹,乐不可支,有时候连吃饭都靠大人来喊。晚饭后,干了一天农活的男劳力,带着毛巾跳到河水里,又洗又搓,几十分钟过后,身上的疲劳感消失,代之以轻松、快慰。后来一些村妇、村姑,不甘河道全被男爷们独占,晚饭后在村东另一处河湾开辟了自己的浴场。

每年的麦后,生产队长都会发动社员们,大积大造土杂肥。先在牲口棚旁寻一处空闲地,拉一大堆土,将其培成周围凸出、中间低洼的方形或圆形“积肥兜”。然后往里边灌水,加入牛粪、杂草等,让其“沤”着。这个时节各种杂草茂盛,生产队便抓住时机,向各家分派割草任务,按每家人口多少统一收集。超额完成任务的,再按超额部分的多少奖励工分或现金。

对收集上来的杂草,分层撒进“积肥兜”内,每层厚约20公分,上面覆盖一层厚约10公分的土;覆盖完土,再撒一层草,再覆一层土,如此重复下去,并且通过不断从上面灌水来保持湿度。这样经过一个夏天的沤制,变成了可供施用的土杂肥。秋种前夕,将肥堆刨开、捣碎,运往田间,翻入土壤,作为播种小麦的底肥。这种肥料,效力较大且持久,又能降低生产成本。这种积肥方式,一直持续到划分责任田。

## 又是一年麦黄时

刘吉振(汶上)

麦收时节,正是麦穗金黄之际。故乡汶上的田野间,小麦收割的大幕已悄然拉开。联合收割机如同灵活的贪吃蛇,在麦浪起伏中穿梭不息,满载着丰收的果实,传递着沉甸甸的喜悦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正在读初中。当时尚无收割机的助力,收割小麦只能依赖人工。邻里间常携手互助,共同应对这一艰巨任务。我家便是与三位叔叔合伙,投入麦收。开镰前夕,各项准备工作便已紧锣密鼓地展开。父亲细心地用磨刀石打磨在西关会上购得的镰刀,母亲为地排车充足气,以备明日之需。而我,则负责将草绳用水浸润,以防用时干燥崩断。

晨曦初露,天边泛起鱼肚白。我们拉着三辆满载草绳、镰刀、木叉等装备的地排车,浩浩荡荡地踏上收割之路。每个人的脸上,都洋溢着对丰收的期盼与欣喜。来到麦田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,一缕阳光洒在金黄的麦穗上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二叔先用镰刀割去路边一米多宽的小麦,为地排车腾出位置,以免影响他人通行。随后他简单分工,大人们便开始躬身挥镰,左右手默契配合,将一把把麦子从根部割下。饱满的麦穗在空中轻轻摇曳,发出沙沙的声响,落在地上时,个别麦芒轻轻刺痛着手掌。割下的麦子被放在身边攒成一堆,待攒到一定数量后,便从腰间抽出一根草绳,熟练地捆成麦个子。我们小孩跟在大人身后,帮忙捡拾散落的麦穗。听着镰刀割麦的“嚓嚓”声和劳作时的谈笑声,我们干得格外专注且卖力,共同劳动的快乐与温馨,为热火朝天的画面增添了几许愉悦的氛围。当汗珠顺着大人和孩子的脸颊滚落,滴入麦地的泥土中时,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诗句别样化呈现,让我对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理解更为深刻,心中也悄然埋下爱惜粮食的种子。

待所有麦子尽数收割完毕,一个个麦个子整齐地排列在田间阡陌之间,到处洋溢着累并快乐着的气息。大人们使用木叉将一捆捆的麦个子装上市排车,运往村边的打麦场进行脱粒、晾晒……

如今,土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大大减轻了父老乡亲的负担,令大家不再为收麦操心。但那段人工收割小麦的记忆,却永远镌刻在我的青葱岁月里。它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,心怀感恩,珍惜每一粒粮食,共同守护这片热情的土地。